

禪儀外文綱目

月八十五

全一

西莊文庫

禪儀外文集序

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餘有二焉溢餘外餘孔孟之文
者道德溢餘之力也游夏之文者仁義外餘之力也溢餘
文者大醇矣外餘文者不能無小疵矣漢唐諸儒咸外餘
而匪溢餘焉不特儒也吾門亦然三祖信心銘石頭參同
契等者溢餘也石門福洲以降外餘也大九衲子吐演有
內外文提綱拈提偈贊等者內也疏榜等外也內者不可
虧矣外者隨宜矣唐宋之間迄于汴京入院開堂兩也南
渡後合爲一焉是我門之儀也以故疏榜出京疏榜者
六也不得不六矣若夫文者法格體裁不可失矣近世
流叨作句體格濫減故我摺古之有體制者作類聚



鑑誠焉。又或曰：古人寂不祭文。趙宋以來，尤繁矣。庸流之體製者，與疏榜均矣。故并而錄之。昔者齊竟陵王集名僧講席於鄆，令述約撰疏。梁武帝聞達磨喪，詔昭明太子文祭之。疏文二事，其來者尚矣。嗚呼！開堂者我輩之發也。祭供者結局也。然則二事，禪門之始卒也。若夫始卒學者，可不省哉？故撰此一集，名曰禪儀外文。我誓大雄，規有書狀職，因茲而言外文，亦不可斥乎。康永元年秋季，肅關某序。

禪儀外文綱目

疏

山門

諸山

江湖

雜疏

榜

茶

湯

祭文

山門

諸山

江湖

雜祭

作者名件

九峰韶禪師

覺範洪禪師

橘洲曇禪師

北洞簡禪師

淮海聲禪師

麓叟珍禪師



物初觀禪師

無文璨禪師

刑部郎中曾會

亡名

樞密使蔣穎叔

參政李邴

狀元汪聖錫

禪儀外文集

疏

山門

圓悟任雲居

洪覺範

也。號雲居。非石染。傳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者。年來。轄英靈之內。子其人具。豎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剎海為游戲之神。通豈暇奪入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內。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璞先任東禪

同

寺近雙峰地。連七澤。親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開已。

見之戶牖學者益與橫臆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阡陌
賴有人中師子來為病者醫王其人父事僧龍孫承祖即
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
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

真戒住開福

同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方指屋顛千楹寶搆宜得知見
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其人徧領名山久臨清衆
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剝諸方有英邵武之騰氣
袖丹霞辟佛之手藏黃蘗陷虎之機流出自己無窮曾襟
來史先師未了公案琉璃瓶含寶貝紫羅帳撒真珠大振
南宗續千燈於將燼回轉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臻公住天寧

同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真必須龍象
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真偽難逃於智鑑
來膺妙選果得耆年其人以禪寂為家鄉以翰墨為遊戲
開房古寺甘單生於折脚鐺中各夢同床曾失笑於破頭
山下而判符待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嘆仲尼
知伯雪猶資擊自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
乘聚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山老住雲巖

同

敷演佛乘資延睿筭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
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真非掩偽旁徇道俗之言公則

生明特用叢林之議某人隨機說法藉教悟宗名爲東林
橫枝其實泐潭正脉少時橫行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
新而續床分栽田而博飯然唯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
宗旨之淵源緇衲之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現座
重登竿木逢場作戲請提離曲大衆攸聞

果老住天寧

同

嵩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游人間
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人度生初
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前鑑之昭然宜
後昆之取法某人卓有實行號稱飽參冰霜居懷嚴於照
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

來無礙其徇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
歸偶尔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
施使正法眼藏不滅

西

悟老住慧林

同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橫無礙玉立精嚴兩翁
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邈難繼其
後塵欲技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公案某人淨慈
真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声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
善嬰兒吟和法門獨脫之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
來振祖風施太士法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回法駁
成就勝緣

德和尚住象田

曇橘洲

象耕鳥耘有虞氏之田無故雷厲風發古臨濟之機宛然
雖物是與人非尚神游而夢想願茲妙選宜有異人某人得
少林一枝分諸方半座莫嫌歲晚深辨來端蓋一抱茅果勝
屋簷幾許奮三尺喙掃空魔說無餘幸即主盟無勞固避

明晦翁住淨慈

簡北礪

鼎湖龍去追嚴敢怠於黃昏印土花開分布已周於華夏
須空王入室之子奉先帝在天之靈某人轉位回機別行
一路息陰休影不羨群飛弗打諸方葛藤是謂邁往自有
一種風度孰非蛻塵九河翻四辯之瀾一髮列千鈞之寄
盡觀反擲毋藏奮迅之威所向無前更試崢嶸之步

鐵牛住靈隱

時在本寺為西堂
石橋住淨慈同門

同

道北道南自是同工異曲難克難弟孰非跨竈衝樓四蜀
兩翁一門雙駿某人建刹不竭側管徒闕如雲無心等一
身於土木尊法有體重九鼎於山林長蘆起劫灰之前小
朶在屋簷之下袖中有東海豈錦表不榮故鄉屋裏取揚
州携乃紙被便歸方丈

印老住天童

同

名徹前朝得松巖之奎畫道參中貴服相吟之金襴道人
分上安用多般明眼人前不直一笑某人教住天竺勅歸
天童靜退於演道菴機尤峭峻遭逢如清道者寵更光華
攬谷成陰睦州擔板佛燈珣後佛燈印又聯芳事法界中

事法門當再振

環溪住雪峯

珍藏史

山頭千五百衆布衲歷世如生項上二百二十斤鐵枷累人
無數若更傳舍又到環溪某人和密菴脫空歌成一家鼓
吹具衲僧透閑眼驗四海龍蛇盡奉勅坐大床乃振衣來
遠嶠陽春懷袖裏放東風桃李爛斑滄溟王丈頭首南國
鯤鵬變化

愚谷住法石

同

山中老宿厭豺狼爭食之喧天上神仙致鸞鳳膠絃之續
革二十載暗封之弊睹千萬人拔萃之英某人三代玉蠻一
生浙客乾坤知己少交游皆陳編斷簡之間湖山新意多

領悟在白鳥蒼煙之外鄙近時樣蛙鳴蟬噪歎前輩流月
淡星疏吾祖亦公幽裝茆屋不妨鷓鴣嘯虛名徒嚇鬼挂草
鞋何必龍床

古樵住蔣山

觀物初

龍蟠虎踞六朝風景長新玉轉珠回二佛墳麓迭奏相往
古門庭繫誰振起顧他家種草自有英奇今正是時宜承
此托某人脚脚靖退井井作為自然桃李成蹊所至山川
改觀當仁不讓曾見嘉州大像暗裏點頭善應無方須念
鏡容真身定中側耳福制憫金湯遴選添半山雪竹精神
木末雲生霈八荒之涼雨城根潮響作四辯之翻瀾惠此
一香用嚴一夕壽

太古任太平

同

平巽雲深境勝自成叢席東甌人去公來喜接芳塵聚謀
直欲壽康制相惟從公選某人曾蟠鴈宕口吸龍漱凌厲
無前似追風驥長鳴千里疏通塵帶笑擔板漢只見邊懶
陟天台久千丈煙霞飽看洞庭七十二峰雲月贊淮海不
肯淮海豈苟從遠卻太平還任太平休分彼此壯海山之
氣象振叔世之光華一香仗拈四眾傾政

癡絕任徑山

樂無文

前輩凋零莫首嘉熙淳祐故家全盛無如圓悟應菴所以
後世子孫皆有乃祖風烈某人百年遺老四海一翁直指單
傳非今人之所是出游歸隱易諸公之所難不逐春風於

桃李之時堅持晚節於冰霜之後念吾道將墜地矣今何
時欲安眠哉兩徑松聲皆昔年之相識一筇秋色望指日
以來儀拈一瓣香祝九重壽

劍門任能仁

同

三百六十巖受天地三清之氣八万四千偈發口身不到之
機把茅在南山之陽主人來西湖之上某人自小行脚如
新發劬踏折斷橋喪却赤窮性命踢翻介石悟得向上機
輪眼明盧阜之諸峯面帶延平之秋色吸乾尤蟲盡收透
網金鱗豎起劍門且驗過關衲子如此祝聖無愧開堂

。諸山

悟老任慧林

洪覺範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滿纖毫。自然蟬蛻根塵。
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某人正眼。
甚明道根。久固綿有。遠韻爰自妙盡。雲行鳥飛。川流嶽峙。
觀其指罫。寶宗門之爪牙。見其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
徇道。當無繫於去留。為法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
幸毋固辭。

雲老住壺王

同

諸方叢林。咸莫其於湘中。五派宗門。傳莫密於洞上。号稱
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荆棘並生。則真儒行
藏。豈容彪兕。止住某人。枯木嫡子。芙蓉長孫。應緣東吳。知
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
迹。似暗中之五色。如句中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化身。徧施
法雨。要知曹源之一滴。不離覺場。

殊公住雲峰

全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救。似水
滴石。積之以日。而石日穿。如麝。匿香覆之以正。而香愈著。
非形勢之激。介蓋物理之固然。其人東林廣慧之曾孫。南
嶽慈覺之嫡子。擒謙榮利。嘉道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
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
把定俗子。浣我白氈巾。今日放行。真珠撒出。紫羅帳。

印別峯住雪竇

曇拈

住雪竇好。住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為法來耶。為床坐。

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之如西湖
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生處同不論佛界魔界衆生界
某人聲飛吳越價重岷峨任海門國通十有二年肆翻瀾
已說八万四千偈如山岌岌有陳堂堂與其踞滄波而擾蛟
龍孰若依蕙悵而友猿鶴衆念荷蘭之世真一現於優曇計
非師子之家當盡擣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

興和尚任天寧

全

佛法無入吾固爲之隨淚王臣有意公亦自可捫心如鷲
膠而續斷絃無鼠穴而御婁藪某人寒巖之子佛智之孫
人皆想見風流誰不責備家世門當戶對遠親不如近鄰
坎止流行三步只作一跳願垂高誼以副輿情

德和尚任象田

同

正法已遠異端競興再吹不滅之燈爲作重光之運惟彼
上人者親從道場來某人頓悟心宗善入佛慧昔年袖手
觀支離踧攘臂其間今日逢場拈鐵蒺藜當箇便擲一空
蕙悵來據繩床不須依鶴驚疑好者龍象蹴蹋

明晦翁住淨慈

簡北礪

禪教並作魚鳶自樂天淵劍佩相譏肝膽徒分楚越小伎
高韻以慰同盟某人志在聯燈氣吞列祖語無遺恨知我
罪我惟春秋道不虛行以指喻指齊天地鈴錘妙密鐘鼓
鏗錡老圃澹秋容更持晚節隣燭分餘照此望強宗試眼
親手辨之機免唇亡齒寒之歎

印老任天童

同

會佛法人何啻稻麻竹葦無陰陽地不闕水旱豐凶幾箇
知歸其誰踏著其人浮華消盡真實獨存一點無私十年
起廢春去桃花片片綠繞庭除夜開月觀沈沈翠磨星漢
孰謂平常是道安知坐死平常自憐計較俱非不解巧生
計較出乎其類少慰同盟豈無它人願觀咸作

介石任虎丘

肇淮海

大王來也庭前柏樹抽枝相國知音壁上高僧開口在彼
在山無古無今某人貌癯石老水清機迅雷轟電激大地
六反震動爲人三十年來障回東澗之瀾此作中流之柱
玉盤撥轉雙鎖峨眉恨未舒寶劍光寒千尺轉轡翻不徹

共此一輪明月休言千里同風要禦奔輪毋勞堅壁計長年
柏岩任其志雖高爲九峰一疏來則吾豈敢

詮無言任楓橋

同

閉門春盡從放飛絮漫天茂苑風高吹得閑雲出岫蘭蕙
無人自顧桃李不言成蹊皆時節因緣使然信用舍行藏
有待其人機用如珠落落剛毅似鐵錚錚龍淵七千指上
首曾居江西十八灘清聲益振道傍窮鬼幾回因送客而
擲掄屋上瞻烏隨處是丈人之行輩適此大鈞播物正茲
伐木求仁初非自躍之金喜得同聲之友衣錦湖邊始傳
消息姑蘇城畔早解歡迎允也其時乘茲快便三更月下
離岩竇尤當眷眷難忘半夜鐘聲到客船行看滔滔奔湊

疏東山之正脉壽北關之丕基

介石任淨慈

珍藏叟

浙翁家生驥子復生鳳雛兄弟同時鼎貴長安路騎蟾蜍
不騎駿馬兒童疾走難追致造物亦哀龍鍾賜湖山盡歸
掌握其人敢亂道卻好不亂道又好似史記左傳文章才
開口便知未開口已知有古德宗門眼目幾番棄破甑何
曾回首一向撞倒墻首是驚人今誰過之某等服矣皇帝有
勅況來自釋梵天丞相無私未嘗嫌福建子

東叟任淨慈

同

劉郎三千年桃樹開一花為冰雪陽春蘇仙四七顆驪珠散
五彩作湖山晴雨境勝人奇相稱天荒地老僅逢某人坐
現身來白水田頭蒼龍鬣角老松卧壑万牛之挽固難栖
鴉滿林獨鶴之歸何晚

環溪任雪峰

同

鰲山閣夜值雪寒曲節万福象骨峰松和月冷真歌再來
要跨古人莫論近代某人真川葛葛直擅勤巴先破聲名任
楚招提起寂子南公門戶句勝它人演千万句多生為知
識非獨三生某等皆暗壞小山君如吞湖江大國新黃葵
白炊稻聊尔文歡我戴笠汝乘車相逢下揖

會老任東禪

全

靈山一會人推鷲子目連之玄辯法身三種病豈倉公扁鵲

之能痊相逢是我輩流正好從頭換點某人號川菴直真
圓悟直下兒孫操函語音喚石溪是渠即罷機莫莫有
陳堂堂要聽洛陽水聲不憚飛猿路陰瓣香教為先酬南
豐之知隣照可分願講東家之好

愚谷任法名

同

清守携琴鶴洗蠻煙瘴雨之氛埃高僧若鳳麟為覺苑緇
林之祥瑞千里之觀瞻頃改百年之風景復還某人謂師
資無法可傳滅門鳩毒著語到俗人不愛擲地金聲大湖
跨三州浪卷雲奔東山下六雄龍驤鳳驟我自望之不及
君忽惠然肯臨訪先師剡草機緣載之典冊舉靈山拈花
話霸慰此友朋

枯山任仗錫

觀物初

父翁楚產相承記當日錯分付處江湖川種欲斷今何時
可安眠哉無回經異傳之乖有煎膠續絃之作某人英華
盡欽峭拔如常借蠱毒死活人可見血滴滴地動溪聲廣
長舌誰辨乾暴暴禪非于者厭九江次第任到兩浙制函
之命忽下老已之座偶虛平步二十里寒雲丹梯何峻發賣
百千年滯貨舊價頭增式慰同盟願觀感作

靈叟任本覺

同

眼底望鄉關八千里不滿絲毫眾中洗鉢五十四年飽知涵
泳未有長行不住自然得座披衣某人提古佛堂袖打爺
手將顧渚淡煎琴水點盡客心挽凌霄倒蘸墨池發揮物

表晦而後耀允也斯時既有從來直須拈出豈來屈強豈魯
人不敬東家丘兩處放乖笑龍牙且無西來意我輩咸俟
是音願聞

慵衲任護國

同

國師又法眼四句偈可續從上宗乘松憲兄此庵一布袋
貯盡先師禪道蒐衆角一麟之奇峭嚴五主二相之追崇
其人精進莫加踈慵自若圓照含方象奪靈雲毛鏡之機
太湖跨三州剡洛浦迷源之句眷吳越佳聲其來有自顧
龍象窟宅愈久弥光既嬾淪憨憨之泉看別布堂堂之陣
危峰鼎峙從教八面俱來古洞雲深喚取一僊歸好虛席
久待同盟一辯

環峰住智門

同

宗隨孤列笑肝膽楚越親疏鄰以類從離雲月溪山同異
喜西滬叢林有恢張予截南閩知識豈若而人其人得環
中以應無窮擗目前而用自別剡虛空成縫罅非予巧匠
斲山就淵默作波瀾不比巨蟲酌海石火電光迅機迅測
蓮花荷葉舊話重新來副元勳二王家選掄輿情共快宰
記老癡兩峰時印可此款須招芳躅勿違同盟咸在

西江任雪竇

當年卷襖言旋幾於老亮之隱今日垂時復出異予虞人
之招所謂不期然而然是亦僉曰可而可喜有遺老足張
吾軍其人起馬祖十八灘源流自別探雲海二方頃水脉

慣諳龍泉出匣而光射斗牛鶴鳴于陰而聲徹霄漢疏佛
智正派振明覺故家輩流顯俟來歸山川亦增豫色活惜
翁之死語重提鬚子沒髭鬚蕃毒種於後來却笑螟蛉祝
螺贏祖華再豔隣燭交輝

少林任延壽

同

任運而行玄徒何處割脚捷徑以往白丁爭欲出頭須知
轉步有時自笑買關不得某人渥洼異產湖海徧探從來
不受羈羈衆底幾從淹漫鳳躍前頭親曾展拓寧更宿桑
象潭佳處正好徜徉願聞改瑟振喬木故家之鐘梵起叢
林末葉之淒涼自芝山飛鐵蒺藜合用當行手段把泥丸
爲金彈子直得換入眼睛幸慰同盟勿虛此席

偃翁住太平

同

制府力持公議諸處有缺聽諸山舉入同盟責在強宗一
士作興如一佛出世關繫可謂重矣荷擔亦豈輕哉某人
心不厭貧身長在衆退步求諸已尋常放一頭低當仁不
讓師志氣出方丈上自詭雪玉山老癡之屈何妨階慈雲
半座而升既是逢入則出而出爲入固不以道徇身而身
徇道披風悅健快者曉渡滄溟帶雪梅開催取春歸平嶼
肅清魔壘高建法幢

無極任淨慈

同

各宗其宗百川咸至于海不說而說一音近徹于天還他
星渚耆英嚴此鼎湖寅奉光分鄰壁喜溢同盟某人金石

匪堅冰藥自若未上中錦屏之毒冤結有頭首先宏岳麓
之場名飛無翼縉紳屬目桃李成蹊斤小根機慣用小釋
迦之老手開大爐鞴宜居大圓照之故家行踏老彭步驟
於龍林角頭先與東寺文承於鳳城南畔高懸慧日行省
鞭笞象龍相依輔車共奏鏗轟鐘鼓

西巖住天童

璨無文

雙徑諸郎各具滅胡毒手中峰四世公為有道曾孫豈宜
邀在大江之南合亦橫行東海之上其人通身活眼信口
生機軟頰隊裏挨拶得來文武火中蒸煮不爛由東林遷
太白此應菴出處畧同以蜀士繼隰州與癡絕後先相望
挂一帆之秋色乘方里之天風狂昔乃祖叢林中興可待
只箇舊時車子要着橫推

江湖

太虛住報恩

觀物初

弘法任至重居其實不居其華當時笑轉新有是父必有
是子出處由來自定說觀聽彼庸流此話大行吾儕胥慶
其人離見慘漏絕空吟蛙透脫乃翁一機過秋隼掠峰巒
迅疾黼黻叢林三昧如春山動草木光榮陵夷正要枝撐
蒼隙豈容安著坐雲連小朵休耽舊日隱風煙江月在前峰
好展克家作略為起近年之廢益嚴先帝之靈

鐵船住洪祐

同

師位豈奇貨可居巧取徒為奔競人才非陳力就列時難

誰可枝梧丹丘公道大行緇林元氣可復某人通脫自若
尺度弗踰回互正徧誰知死在平地承當棒喝方見事出
急家既飽負祥麟瑞鳳之奇合小試煎膠續絃之作湖海
一時增氣君子千里同風話別鄞水浪邊正桃李春光爛
爛笑踏金鰲背上着煙雲鳴嶼青青快束行儀勿孤眾望
偃翁住太平

同

孤嶺叢席抗衡六禪木色入才表裸方指慶瑞世之初步
回感觀於今時某人圓悟關頭親曾應對太白峰頂再會
冤雙言二藏絕詮勘慧理法師徒稱解義半座開演笑貫休
尊者猶自沈空向干戈中立太平基當入天前奮霹靂舌
水不借路直須盡令提綱寃自有頭不知為誰雪屈拈香

一辨祝聖万年

靈叟住靈巖

璨無文

圓悟三世而至中峰落巨浸於九淵之底破菴一傳而得
雙徑燦朝陽於百卉之間其唱道為國中之師故得又皆
天下之士某人二十年歷諸方門戶一六時無雜用身心
雪冷霜嚴死在癡翁室內風飛雷厲活於無準棒頭圓熟
語言如走盤明珠痛快機鋒如倚天長劍念大法寂寥之
際正吾徒扶植之時乘技搖万里風薄游滄海用軟頑一
著子高建法幢

越臺住法界

同

昔妙峰赴妙因之招灰寒火冷繼佛照行靈山之道雷厲

風飛欲起乃翁故家且看阿戎初步某人祥麟一角威鳳
九苞五千里來自海南瘴雨蠻煙老其氣骨二十年薄游
浙右菱歌漁唱換却御談結法界香火之盟適謝傳風流
之國鑑湖八百頃此行盡天其波瀾廣廈千萬間莫負相
期於歲晚

雲耕住報恩

同

大江以東叢林不堪著眼中峰宜下此即乃可起家清廟
朱絃必有遺音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某人皎若玉峰之亭
淵乎古井之深同宿覺一處生緣受滅翁十分印證首座
已行脚如靈樹之有雲雨侍者參得禪猶東山之有圓悟
當一老掩光之後豈諸公袖手之時古洞花開毋共劉郎
深隱長庚路吟合念先師此言珍重茲行莫負所學

雜疏

育王請大覺璉

九峰韶

鄮嶺特秀佛祠頗嚴煙雲蔽虧金碧煥爛勝絕若此宜待
予誰不然皓月流空遇暗即破至人應世隨方即居豈以
小奇汨彼大度某人道協主上名落天下倫輩顯赫何莫
由斯當念東南以來吾宗頽圯縱有扶救之者如操朽索
御彼奔輪漸使異徒坐觀傾覆禪師聞此當如之何良謂
道高位崇理不可免滯誠靈瞻言不敢文衆等但加歸投
遐聽其足音耳

雪竇請明覺大師

刑部郎中曾會

含方法之謂心達一心之謂祖迦葉契西乾之印曹溪傳
東震之衣順能所以應機緣混聲塵而開覺路示爲圓頓
直趣真如果有奇人來昌大教其人雲松挺操霜月流輝
一筇高出於蜀川四句今宜於吳苑得於匪得雖杜口於
智門修至無修實歸心於海衆今以句章古跡資聖淨方
怪石靈蹤交相於戶隔瀑泉藍岫供望於庭除富有學徒
獨虛猊座伏希輟翠峰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雷震一音
不滯斷常之見雲趨三請咸起色相之機所冀佛日重光
皇家益固玉燭調而四時式序金輪御而万国咸寧用罄
歸依無勞謙執

翠峰請明覺

六名

粵以照乘神珠豈有心而鑑物達空上士曾無念以度生
其如體具圓明致五色不能隱情存悲智故十界不能遺
是謂妙應無方真慈廣被者也其人靈源本濬道價非沽
虎策親持遍入祖師之室龍孟高掌常游居士之門自此
祇欲豁光深思遠世其奈因緣四備道德兼充隨方而民
物歸依觸處而學八圍繞在衆何殊於出世乘時豈吝於
提綱伏望和尚深別武林遐之竺澤慧理息肩之地暫罷
呼猿支公嘉遁之鄉堪追養駿遭累世重光之主值休年
歸馬之朝誠宜乎大闡一音俯從二請塞輿人之願望鎮
先德之叢林上祝皇王受資黎庶前所謂妙應之說真慈
之門良在此時無賜勞謙幸甚

蘇州僧正諸名負請明覺

亡名

竊以柯亭發籟匪知音而孰采希聲陶壁飛梭美奮豫而
方同聖化物理尚由於時遇人情豈背於緣求其人祖席
為珍師門作範雄經鉅論傳心者鮮克精明麗句清辭出
世者少如兼濟繇是歷漢水而德風早偃鑽仰有年入吳
邦而名翼愈飛遭逢此日遂得群心啓穎咸願搢衣翠峰
禪院檀越福場宗師法席漪連四繞何殊灑瀕之竟橘柚
千株可奪江陵之美粗稱來儀知識繼踵任持雅膺聖主
兼祧賢侯出鎮宜踞法空之座特開心地之門祝万壽於
時君資百祿於朝宰既臻海眾希振雷音

南源請宣和尚

狀元汪聖錫

佛法至于慈明卷舒作用極其變化得度者四十有六人
既已多矣至其技分派別披敷演述愈久愈多又獨能不
失其真其人其五世孫也不由階梯直入妙覺得不自得
珍不自珍方且翬光德影唯忍入之保我然其名字羶鄉
終不可拚今萍鄉南源實慈明所坐道場甘棠勿剪三徑
就荒為之子孫當不忍坐視知恩報恩勢不可已以此為
請尚其肯來

史衛王府大慈寺請靈隱笑翁開山 肇淮海

二千年已前老眼曇雲親曾付屬五百歲之後大丞相信受
奉行却將補袞之勳勞新作布金之田地命當代傑特宗
匠立奕世宏廣規模某人端的正傳掃除未習解道寸釘

入木何妨三篋束腰放得赤幡而張起八角清風喝散白
雲而放出半江明月闡提豈無佛性勤生法師聚石為徒
菘菟亦有人心見忠道者即時馴伏清聲上達丹詔飛來
大為柔小為桶舉得其良深則厲淺則揭淵然難測十二
峰不外留於黃蘗千方問今拱成於梓人請拋天香桂子
之秋聽猿鶴怨驚北岫來理風定潮平之權活魚龍性
命於東湖祝聖壽以無疆福億公之難老

榜

茶

印別峰住雪竇

曇摘洲

山中有喬木万本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榻來為沽酒三

升無金二兩肆秦人之禍借東風之快便薦北苑之新杯
喚起澄曠為伊澡雪其人口香楚水眼老吳雲滄盡揚子
江心之波不作天下大瀉之夢痛掃除於諸病雖噫欠亦
生風蟹眼一翻笑捧爐之安用羊腸百遠戒履車之在前
審山輸誠幸臨毋却

德和尚住勇田

同

喚回春睡力鬆松聲入鼎來漲起午潮一天雪色為誰好
煙霞痼疾或憤薑鹽雲月肺肝不吝蔬笋某人來從閩嶺
親到建溪陰谷陽崖飽語水味蒲團禪板不作兒癡自然
腋下生風管取舌端具眼起來原夢多二子之神通驗取
捧爐有一時之賓客伏惟降鑑俯登芥誠

叩鐵牛住靈隱

簡北礪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負首膺天上平章價雖
重於連城產獨珍於雙璧其人龍光五葉一杯分万象之
甘彈塵群英數水芳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瀉
源春夢不到池塘春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馥四河
袞袞無邊襟袖生涼兩腋颺颺未已

梅屏

全

撿春小摘不務培壠工夫亭午新烹要驗平章手段欲被
一規玄璧如珍玉選青錢長恐暗投直須明破某人轆轤
汲曉露冷銀床杵臼窣勳香浮鐵磨與万象平分秋色提
折鐺自煮松聲脈涼生可御之風湯老却未佳之客被渠

搜攬五千卷何以當之喚介憎騰二三子何濡滯也

雲叟住狼山

蟹淮海

春信初回殷殷覺千山雷動月團圓破颼颼起一萬鬆松聲
惟濁涇清渭不可同流而美玉精金自有定價必得非常
種草方知從上根源其人覺範奇英叢林秀幹尋枝摘葉
向荆棘林裏狂做多少工夫覓天和煙到玲瓏岩下等是
一番性燥不事膏油首首懷玉雪心腸偶時節因緣到
來致聲名腥香發露兩經小試万口沸騰出海門住海東
沒底船兒慣語水脉由江南過江北無縫塔中大有御情
正好披雲上翠微何須特地堆青嶂撞鐘伐鼓十分威禮
已陳過蓋提湯一點瞞它不得特伸勤懶眾賜光臨

偃溪住徑山

珍藏史

建溪小蒼壁丹青經九重殿品題奚翁有孫枝四葉皆二
千人知識暗中摸索亦是揚岐種草世上荒唐謂無復曇
鉢花其人色異眾芳根非下土急雪濯膏油氣誤虛空鬼
蝶之尋香疾雷爆粟粒芽^數陰井乖龍之起蟄風濤按聲
價頓喧鳳閣茗芽稱弟昆不敢鴈行原乃翁夢便壓倒大
兒小兒與諸方鬪豈但贏一水兩水者長裾襍襍雲委鼎
沸湖江乘滿腋習習風生徑朝閭闔

北磻住道場

觀物初

雪廳跨鬣試茁一旗新品陽升伏虎須還入德游春况經
玉局平章遂擅綺川名勝鐘茲具美滌尔沈昏其人甘自
吾回步從澹出有諸內形諸外視膏油首向何當雲泥方
中矩圓中規粲圭璧晶明不末縑藉數千里有聞絃者二
百片思足道哉花甕雪漲瓊縻竺賓已集石鼎浪翻雲液
天籟誰聞

西巖住天童

同

歷數東山拔萃孫枝是何標格回觀西蜀杖宗種草未至
寂寥揚^下載清風溢叢林^吉色其人鐘大蓬小蓬之英氣
笑一水兩水之虛爭自經老欽師驗來雙忘甘苦曾對諾
巨羅點出萬象證明分珍近止於九江攀渴尤深於二浙
等是山中正續先膺天上平章親闕月團三百規為徐諸
夢步盡松關二十里同歟秋聲

湯

德和尚住象田

曇橘洲

割蜂房而得髓中有花玉屑鷲粟以成雲豈無童子全勝
酥酪安用橘皮雖風流各擅於一時而明月可同於千里
其人法惟一味價在諸方明珠白璧豈暗投久毒藥醍醐
親曾下口敢要雲馬來王象田行看觀座天雨四花佇聽
雷音地搖六震聊伸菲薄願賜龍光

邱鑑牛任靈隱

簡北禪

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
試從師友淵源欲起煙霞沈痼其人攪雜毒海設醴奚為
開寸露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首俱收並畜待用

無遺為醍醐一味之醇擷芝木眾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
藥草起一生成佛於膏盲見善知識如優曇花尉子載得
賢於季孟

梅屏

同

偃鼠飲河弗言醍醐海闊黃蜂分釀放教姜杏採深尋它
海上同盟燕我山中餘溼某入是上藥草雨露惟新眠小
根莖雲泥有異磁鼎快昇騰而去折肱須諳鍊而知笑諸
方五味不療人饒試三昧單傳及攻它毒非時不食或送
客或拒客法固如斯入手便知能殺人能活人吾無別味

雲叟住狼山

肇淮海

無用此子藥頭能殺能活學者幾多病痛愈久愈深妙處

雖云不傳得底自然有驗況此地通翁曾下首先一服宜
今日雲叟來施耐後單方其人具性溫良備嘗辛辣二十
年尋香聽氣一兩處送往迎還信手拈來攪長河為酥酪
之味全提向上變甘露作蒺藜之園醞釀既深蓋覆蒼冥
已是百味具足從教眾口難調邁古超今一林壑却洞上
老人不歸之癖洗腸換骨消滯蕩除溪邊婆子猶喚之名
趣象馭之亟行氣浪峰之好望

偃溪住徑山

珍藏叟

古龍淵波是水二是波分流萬派花木下子生孫二生子
滋蔓百年大善知識寧有種子二代禮樂盡在是矣某人
齒真益蕃濟北宗命脈語妙可坐天下人舌頭醍醐為毒

藥下藥為醍醐使神鑿亦當歎下遠志即小草小草即遠
志笑群兒自不知名玉函諸寶方發海藏秘傳金莖一杯露
待觀堂宣賜食薑多損智寄言新學小生擣桂有餘卒留
與他家殘客

西巖住天童

觀物初

禪病何有得非知解之猶存師法貴嚴若非瞑眩則不可
要見三折肱之秘聊伸九頓首之忱某人傑出利東陰繫
濟北新傳制度全斯劑於雙徑之間逸格提持肆其毒於
五老之上聲飛輦轂價重玲瓏時流正尔沈綿好手為渠
疏瀹三代禮樂盡為吾用共求光儀四眾人天豈為座來
願觀感作

癡絕住徑山

璨無父

熟炙橘皮倒用盧扁活人之法爛研巴豆是名佛祖奪命之丹追配古人喜有此老某人道地藥草命世醫王用易簡方四十年間橫行海上起膏肓疾二千里外識得病源惡毒時直是和平辛烈處純無滋味使大地人神清氣爽盡在此行是破砂盆三振金聲全憑辣手

祭文

山門

諸局

淨慈知事祭北磬

觀物初

我二南山殿于京畿王此席者皆大道師猗歟我師尤加魁古僧之鳳麟法之普龜鈴錘妙密波瀾渺泐聲價弥天

不利而飛奔走象龍聳動絀綏不即於人而人即之歲在庚子時方告飢顛頷水雲見於色辭師始莅此從容有為割長助糴飽均眾緇俯接方來愈老弗衰我輩質凡蒿藜鷄微職茲東序叢林是毗乃趨乃承或從或違前輩凋零月殘星稀師又不留我心孔悲

淨慈頭首祭北磬

同

拙菴之門龍象雜遘其猶高林之產英幹偉材也當嘉泰嘉定間棟梁大法者後先輩出分鑿爭道可謂盛矣師於是時把茅闕影所在無三年力揚古風痛抑華耀獨以玉几末後句結衲子冤識者已知妙喜拙菴之脈不在彼而在也道不終晦晚節愈馨碩大光明見於諸老衰竭

之後魏然魯靈光孰不願親而炎之清風五百間膺明良
之遴選眉壽八十四真名勝之老成貌介吾曹設蒙器使部
領後學日親範圍於戲師其厭世耶抑法門之不幸耶我
此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二終不盡則我師之明者豈
有間哉

淨慈前資祭北磬

全

服勤衆事隨職所操解職寧居錄茲微勞獲依我師優存
吾曹春風和氣以相薰陶有過則勸有美則褒真善知識
夫豈易遭奪我碩德哀及同袍何以祖之奠此溪毛師今
在亡南山月高

小師祭北磬

同

身身有子螺贏負旃祝曰類我父而消焉我等蒙師鐫磨
救藥愚不可瘳喘英弗若尚冀康強七百甲子執柯伐柯
万有一似徐焉厭世其將何求彼蒼者天欲渡失舟憶示
疾時隱几垂誨刻骨銘肌其敢失墜心喪終莫眼枯心折
支息矢辭續淚以血

淨慈衆寮祭北磬

同

交擇大事在子得師豈令斯之獨然亦自昔若斯苟斯道
之可尊雖万里其從之躡躡擔簦登升堂握衣或側立而侍
或北面而咨或祛其惑或起其疑或破其執或奪其機俾
臻夫大休歇大究竟而不知其孰為師孰為次賢繫此道之
在久古醇而今醜惟拙菴之用拙奪妙喜之竹篔面至尊

而對揚繫龍象之鞭笞師登拙門因拙出奇方伯仲之話
行遵時晦而遜肥正歲晚之寂寥忽麟祥而鳳儀鉞後學
之膏肓未前輩之風規翻宗鏡之濤瀾發夜光之陸離一
坐此山七周星暮春江白漚自然相宜是皆迫而後動豈
如它人兮借援而用贊禳吾儕方指景隨競虛心而扣
擊何隻履之翻其挹坐蒲之猶温耿寒燈於總惟慈航歟
傾知津者誰笑死生之夜且架扶桑之輝

衆寮祭癡絕

璨無文

佛法至蜜菴謹嚴須蜜如金匱石室過者不敢仰視三傳
至師黑白宣明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
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徑而約謂其平易則斷崖絕岸不容

步起也謂其峭峻則通途坦道不禁往來也猗歟旨哉自
先大慧以來未有歲於師者矣是故六坐道場不足爲師
重三奉明詔不足爲師榮甫登徑山即入滅定不足爲師惜
雖然去年哭佛鑑今年哭老師天下大老併哭之於暮月
之內自是而往眼中有淚其將爲誰哭歟吁

○諸山

夢雪林

曇橘洲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它山之雲膚寸吳越心期大方追配
前哲昔聞黃龍怒巽其血寂寥雲仍幾致角折吾能起家
目電光掣回視諸方跡二挈山林城市如劍下叱握手
謂予非子奚說歲寒之交無翁二熱我雖心語公以意决

云胡一燈捨我而滅霜餘木枯乳竇晚絕撫公不應涕淚
嗚咽香薦誠永以為訣

天童辨山

肇淮海

嗟二辨山胡為而致然耶歲方周乎一甲道將行而止傳
聞雲黃之初步障念齧之百川千丈兮飛雪長庚兮揮天
學懂二而摩厲屢蹇二而踟躕我扁舟而汎吳兄康谷以
招延曾偈言之始徹忽訃音之隨前風入林兮悲柝春到
荆兮不鮮擅引釣於危爰痼無膠而續絃鶴寒在原淚傾
澗泉病

芝巖

同

正二方古而獨存蒼道也是開一時之隆替耆人也人之存亡

道之休戚余領万壽更裘葛者四哭墳窟者二辨山宿草
而大川塔今又哭吾芝巖嗚呼二道乎人乎嗟滔二之
學者向隅其孰為師門之有無非斯人之為慟而誰與

東谷

同

洞上一脉不絕如絲浮山受記程杵孤危大陽弊徒投子
補錐窠二南來隰州有師道齊太白法浪天誓二世百年
東谷傳之得眾以完待物以慈法懂六移厥聞四馳凌霄
之顛識君俊眉具坐大方附庸倚毗得鹿同夢亡羊者誰
我落南台六霜復西君振東甬去臘來歸相逢一笑故吾
已非世相到頭霜雪不私指閣而言啓謀一技太匠不臨
曷見翬飛末由也技奚足稱為冷泉沸騰曾未及暮示病

日深學雲淒其谷空月明鶴怨猿啼繼以訃聞衆皆涕而
爐煙上浮莫寫我悲無縫落二高景魏三瞻之仰之斯焉
取斯

枯椿

全

道之難行其來已久繇世異與時移故跂前而寔後觀在
昔之聖賢不徇身之去就惟枯椿之靈鍾錦屏之秀支万
里之孤筇歷諸方而參扣紛枝葉之凋落拔叢林之穎茂
淒三處而作雲卷十年而歸岫當柳暗而花明抱松枯而
柏瘦與石像之同龕遇金湯之賢守初一堂之冰雪刻翰
林之錦緹既履真而踐實宜望尊而彌壽陟致爽之穹崇
寂群蛙而雅奏謂典刑之尚存使正流而奔湊亦千載之

難逢又一朝之永謬烏乎哀哉賦生死如屈信在老師而
何咎悲擿埴之索涂錯冥二之昏晝我與兄之相知自凌
霄而解右雖摟集於同條望孤鴻於鵲鷲迨分席之東西
每聽言於左右念留衣而爲別重祖翁之授受嗟唇亡而
齒寒極痛心而疾首允也一疏兄母三嗅

西江

同

臨濟圓悟十有一世馬駒踏入圓悟同記大慧應菴出類
接翠兩家兒孫頡頏徧地中更有聞此菴佛智水息淳菴
如器傳器流至西江波瀾振起東甬三山滔天鼎沸蝦蟇
魚龍飲者皆死息焉卷收竭枯見底大地陸沈遺隻履
方松風哀巖花雨淚天喪老成叢林短氣惟我與師江淮

風誼近切隣輝遠同祖裔玉樹既埋兼葭何倚一奠告誠
涕泗如洗

偃溪

珍藏叟

死至於公佛法可以言數矣昔趙州年至一百二十時南
有雪峰焉曲牛年至九十七時四海有妙喜焉公之壽既
不及二老又世無雪峰妙喜使予得見而師之今東南幅
負万里欲求類公者予耳冷未聞其人也佛法至是寂寥
非數子黃河赴海不足喻予之淚秋風鳴籟不足泄予之
哀烏乎

介石

同

末俗住山尤貴黃紙造物界公共衰病至既病之矣後遇
歲艱當八面風撐百漏船漫刺衝袖臨齋乞米驪兒乞食
飢嗔飽喜我行四方院士如墻小智虛夸妄夫荒唐宣紹
命脉乾溼氣魄天慳地闕神盡寶惜冷灰粟飯將曉景星
泯滅甚易佛法替陵同時愛憎異世悲慨諸君不信有遺
錄在我作苦語模寫虛空淚盡血續夫豈為公

雙杉

同

公力不能勝衣而千鎊無以喻其剛言不能出口而懸河
無以當其辯奉身雖簡而持律之法甚煩生身雖後而千
載之前若見脇不至席食不下燕履不蓋指衣不掩斷痛
大法之陵遲駕萬牛而獨挽其居菴如常公之隱大梅其
出世如東山之來雪巘意不可則去之豈得失之為患予

嘗謂提唱而至松源意響為之一變再變而為雲巢如張
樂於洞庭之汗漫復變而為胡部新聲又流而為巴歌里
諺視古佛之語言信巧拙之有間謂今人之過古人予未
敢意是而臆斷曩與公談常至夜半或頽顏而攘袂復一
笑而冰泮自七年之阻隔常寤寐之在眼念高確之無從
望吳雲而涕滋尺書忽來透爺光爛何鈞池之席未溫而
西嶼之期已晚留別偈於將暝猶寄書而眷 吾徒失畏
友叢林失後彥万里驅車而失軸風濤盪舟而失岸初聞
訃而若亡復悲慨而扼腕世變愈下朋友道散短綆者常
忌汲深馮惠者靡受勸諫寒相離而暖附面過譽而背訕
聞公之言亦宜愧汗知音罕逢從古所歎或鑄金以日形

或琢石以銘贊恨二者之不能德寫予之中猶

石溪

觀物祖

十襲祖衣贖翁受而不傳堪其傳者誰歟魏峩變骨迺翁
得而弗居終其居者又誰歟惟公祖松源父掩室應兒孫
誦處之識乘折薪負荷之託傳其所不傳居其所不居則
從微至著出夷入險而終至於光明燁燁又何憾乎傳衣
渠 翬飛半天曇其其姜昌陽滿田則嗣其傳者果誰歟
東西之間阻衣帶水前書未酬今訃忽至慨宗材之闕寥
得不為之一喟也耶

西江

同

於戲道之所行時之所繫如公昔年勅於應緣埋光鏗彩

歸伴老亮之隱悠然無出山意時緣終迫逐之詔起公於
南昌游至浙右由乳竇玉几而至太白躡佛智息菴曾大
父故步而先後之非時使然耶豈圓悟一派湮微而俾公
大振之耶於戲古佛故家今時新規九仞為山一簣猶虧
自詭全功時不我與掄材鼓橐方大有所為而隻履已翩
然笑我問公疾語猶琅_二轉眄之間遺墨數行悵歸興之
莫遏憶鄰燭之分光真_二崦嵫曠_二扶桑

古樵

同

石橋之門龍象餘幾孰世其家曰古樵耳授受親密波瀾
演迤有所不用_二之必偉東西諸歷父經武緯有所不作
作之必美實浮于名王公欽遲挽之瑞世曇華_三

何麓井_二網紀鳳臺鐘阜金陵再至上栢披榛_三金碧_四
五處提持燁_二燁_三緊予孤陋忝聯昆李敲磻宗猷琢磨
道誼患也予卹情也予起日勝日貧入水江湖相忘
各徇緣從愛我念我續_二尺鯉尚記脩門合簪碧_三止雪夜
擎燈暖爐非_二几對壘忘勸笑語_三一別兩年影落海淚
訃音轉聞杳隔千里嗟_二古樵止於是矣化城之燈疇將
續矣人物眇然將誰望矣黍稷不陳饋厥糠粃吁嗟奈何
付之一唱亡耶存耶月透清泚

江湖

明晦室

璨無文

知進非難能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師來東南位望

方時逾年謝去與病為侶視其進退如盈科水盈而後進
有礙即止我觀今世力挾貨取僥倖一得忍死不已聞師
之風其類有泚道之與時得此失彼古猶病諸師子宜矣
我二鄭峯特立不倚用舍進退曾不與是貽三後人有此
焉耳

暉石室

同

佛鑑諸子玉立當世高明者如游如夏弘達者如宙如賜
貌重而氣完行偕而德粹至師則猶顏氏閱世無心嗜閑
有味分半座於五峯不期年而長逝則於乃祖破菴實異
世而同揆雖然破菴之歿後三十年鼓行四方澤流天下
者多其族類師之出處死生蓋與乃祖大略相似矣後三
十年感大光明者其相似歟不相似歟

雲大虛

同

才不與氣合不足以為士學不與道合不足以為士具是
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為蓋天之所以必惡人
之所必忌也太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大始而博之以儒學
中而參之以聖教終而約之以至道故其發而為文則渾
而厚變而為詩則雅而正溢而為駢儷則華而滋犯天之
惡而弗顧取人之忌而不恤是故住山雖榮而不貸其苦
取名雖富而不療其貧涉世雖艱而不緩其死由是而言
食不知旨曰太虛之鐘鼎也衣不及完太虛之文練也髮不
及華太虛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為士矣哉中峰翠

歷江湖乃翁由是声徹九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而遽以訃告曰惡曰惡不施於翁而獨施於太虛吾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忘也雖然能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學能嗇太虛之福而不能嗇太虛之才氣能大太虛之壽而不能大太虛之詩文翁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凡為士者惟恐天之弗惡人之弗忘耳犯惡取忌太虛之勝天勝人者不在茲乎揚西湖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斯文落遺哀於百世

草堂

蔚然盛年偉然令器如鶴之羸如驥之肆賦之於天秋明春媚得之於人霜陵雪厲十年出處奮不贖躋一襟才力

挫不敵銳半榻白雲四窻秋意與病對壘與死為地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殞者身不殞者志士生世間標準道誼群以千百得以一二厄哉吾黨失此善類情之所鍾云胡不祭

雜祭

鹿門燈

洪覺範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叙復僧某謹以茗果之真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明安宗風續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礪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慧既化遷住鹿門如青林屢而繼新豐雖牧万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寶覺是似重和政元髮僧

宮等襜褕之師包羞惜死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
此其面顏蘇嶺之下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
其師又悌其兄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万古
薄真在盤淚落無所

五祖自老

同

古人尚有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僥倖
會坐未敬然師不以待如人嗟臍不及何悔掩淚莫陳
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覲露如在

許光之

全上

惟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才高
川增嶽秀荐登清華出搢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一弁
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貸五日而至公獨不沾陽城陸贄
嗟余惹鄙於物多迂幸不終窮有公知遇屋歸山丘舟逃
夜寤寓詞一觴心摧涕落

趙君

同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正州不為無聞年餘七十笑傲林丘
不為無壽生有令子孤涕祖流不為無慶有一於此足以
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所游十年之間
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為巢南枝孤
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輕勢忘道超然獨立者乃
肯為之著乎嗚呼訃來万里物故越秋等視閭浮壁如一
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真告為世禮則由雖神鬼竟無

不知也尚能為之歆不

圓通秀

樞密將穎叔

方外之友唯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
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為品題陷虎機緣
脫略徑畦曷為捨我先往徃而蔬奠致誠庶其歆之

舟峯菴主

參政李那

我初來泉塊然寡儔有謁于門曰老比丘其出詩文鏘然
琳瑯今洪覺範古湯慧休徐叩所有載籍兼收公才吏用
孰與子侔晚遇宗師針芥相投千山不憚一鉢孤游才高
者忌眾言所咻我獨不然既拔其尤金石不遷万物波流
佛法衰微禪貶相求屈跡府縣儻若拘囚公獨先覺與道

為謀再挽不出歸安巖幽我老落莫賴以忘憂有疑斯護
有唱斯疇胡為捨我逝去莫留白雲無郭明月無輪去來
昨夢起滅浮漚唯餘宰堵揭示千秋

參學宗佛照

簡北礪

嘉泰三年三月廿八山川兩浙二廣七閩江淮東西荆湖
南北參學比丘某與茲比丘眾炷香煮茶奉微供於賢之
東菴佛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自立亦難
矣哉方其外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
然後登太山而小天下安庸醜正款群困折不可奈何而
後已卒能橫翔捷出縛虎兕鞭龍象搏技搖跨閭闔阜陵
英主也曰兢二葉三當如禪師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

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耆舊也贊其話行四忘非有大
過入一聖一賢曷以若此它日行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
巍然獨殿諸老紛上晚進競春爭妍秋新露零一掃而盡
於是時也方學此之木蘭洲之宿莽凌霜厲雪以自怡收
卷波瀾一菴至樂忍命不敢寧居逸躰今亡矣夫昧者謂
其果亡矣有法明名無盡燈冥者皆明二終不盡則師長
在而不亡尚何悲焉

鄉人余璉壞衲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彼濟障而東之聊資
一戲時之所慕已則甚耻時之所弃已則為美煮五合陳
茗千山翠夫何道人相尋於五乳峯前方杉雲際開古蓋

林益修字昭陵之賜不動声色咸自化於顛沛造次酣然
淋漓沛然飽滿不知師者為誰誰為弟子存乎中形乎外
者真實而已薰陶發生春風和氣翩然西歸此道未墜康
廬之陽兮万竅畏佳番陽之東兮月透清泚無字不在與
然始

盧直院

同

噫蒲江公登蜚雋譽奇志雲霄自與仲俱翻水文詞九河
倒輸拍肩過秦長母子虛駁騰渥注羣峙碧梧訪孤山春
濯西子湖起我摧頽借尋物初一笑分携九華絳幘仲則
先之釣夫帝右鷗盟在公鴈足在誓契欄十年鷓行峻除
復來澗陰策我故吾蓬萊道山夜嚴漏徐種橘詩雪枝

糝糊黎明綉鞅入承明廬潤色詰盤章明典義雜簡繁
命騷有餘用不及天澤不及敷志不及行蘊不及摠一身
莫贖嗚呼天子

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實外孰非長物本之以朴守之
以質確乎其心可表非席凍乎其志可轉非石乃於鄉評
無意無必而於宗黨矯非激又於子孫衆多如一獨於
空寂投膠於漆昧者不知謂其倏佛不受接福豈妄得
悠然獨見剌然剖折寺起百廣橋飛千尺路險持平歲凶
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起以勤勞享以燕佚自圭之智
阻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我万里客一笑莫逆胡不

百年支臂如矢酌此一觴為鄉黨惜英靈不死爰昭爰格

同事祭勝維那

肇淮海

綱維之司叢林禮法所自出者非江湖老成無足以醫衆
之觀聽君任斯責歲序將周可謂能事畢矣烏乎生死交
昔聞君誦之於人今見人誦之於君可不哀哉莫以斯
文誠見同列

千壽之

同

烏乎唯君之初受氣剛大拔類超倫有能有解見義勇為
誓疑著蔡塔寺之餘游方之外一菴高卧包含法界脫徒
掉頭曾無留碍万壽來歸一枝相待爐火再開雨休夜對
空諸所有免眾了債金石可銷此願不壞夫何疾無声

三昧踰七望八年孰非邁歲晚天寒叢林凋瘵之此老成
悒悒何賴意我與君出相行輩粉義情深非同交態碩影
殘陽尚勝感慨矢祭以交對君猶在

高齋院

同

天之生賢有恆有則性出粹而中和氣剛大而正且能潤
屋而克家尤好禮而好德惟存誠而濟物急飢渴如焚溺
利厚愛於鄉閭凡家感而戶激受天爵之既高漫桑田而
委職年方逾於縱心疾一至於此革在吉人之六亡孰不
為之痛惜我與公之鄉契義不形於儒釋四十年之出處
情每同於休戚竟舍我而先之拊哀傷而何極嗟有生之
同盡亦猶今之賦昔原金鷲之獅徑松方森子自植洵且

吉兮良將安居於北域倚南牕而息陰曠斯言而敢食矣
心以詞公毋我辟碎

印經略侍

同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效我君子豈非天乎堂我公挺特
見梧無適無莫不流不活臨危大節古有今無端委立朝
汲黯見疏保障承流黃霸來蘇塵蓋言至南屈我壯圖鄂城
蛇豕睢陽釜魚張亡訖死我獨全郭銘功書烈海竭山枯
哀金加撰尺卷寸知江漢澄清翩棹還吳惟帝念功漕頌
洪都循墻至再天聽未俞荷橐郡餉豐組重勇胡為不疾
夜怒舟趨池不可扣天不可呼造者孰是化者誰歟祀傾
誰補疆圯誰扶嗚呼嗚呼已夫已夫賴有玉季言聽傳臚

畫更麾節承旨鈞樞家聲益振可恤諸孤惟我與公生同
粉榆如墳如麓非墨非儒出處憂樂寒燠不渝丙辰訪別
四載之餘江山變阻歲月文書歸見菴村青眼雪巖身雖
尚老義重如初豈知死生只隔朝暉生住異滅消息盈虛
無用解空有淚漣如君為羊饑真比生剪一慟永訣絕後
再蘇

大慧塔

珍藏叟

師紹興間語觸美檜置之嶺海瘴鄉如居兜率院內宗社
有靈權姪自斃許龍擁金錫之來歸六丁倒天河而解崇
四碧眼胡勤演端會社而明之千古無對機辯挾雷霆駁
奔聲名與泰華俱弊議之蚍蜉撼山贊之太惠生翳一香

拳二自訟自愧

尤木石

同

昔大慧師道鳴末南李先伏膺橫浦紫巖錄是徧文渡江
諸老鈞黨牽連倂游嶺島至今微言皎若日星公忽開卷
暗得燈遂登蓬山乃掌太史金鑿應制倚馬万字平生
補衮用功取深群媚怨嫉獨天賞音寶祐一疏援經引義
申救大臣惟有去耳疑公前身即二張公與大慧師所立
一同末劫浮榮磨以誰紀晚節芬芳公真不死公於大慧
世異心通儒喜誡佛公愈推宗紫巖之銘過者必式酷哉
秦火毀珠隕璧公重感慨伐石再鐫者語未了騎鯨翩然
某疇昔親奉鹿尾霏屑水座墨妙堆几俛仰之間事往迹

陳更幾百年復生斯人

參學祭無進

觀物初

年月日徑山堂頭和尚佛鑑禪師訃臨冷泉江浙湖淮七
關二廣參學比丘廿等率長具饗馨爐瀹茗拜手稽首而
奠謹昭告之曰東山之道如日經天五傳至師愈大其傳
笑花眼活掣電機旋一音孤唱衆音失妍如聞天籟如鼓
龍絃直以此道陳于帝前帝曰俞哉微珉錫旃奎璧之華
照耀雲煙沈二方開冠冕絕顛一再新之丹明碧鮮成於譚
笑他人所難四七望節趙州齊年合彼離此咸有賴焉孰
謂象武而不少延龍池以落鈞閣雲寒楷模安在我心怡

步 諸門僧祭錢辰州

全

婆娑林泉既方其裾正寂是安梵槩是趨靜言思之夫孰
使然以涵以育魚兮白淵有乘慶源深流長富貴壽考
乃理之常駮駮乎途初其鑣方里非遠止於一朝盛德
不留百未一施豈惟門路入嗟咨來二巖藪歛芳可羞
微我禪以資神然

史秘閣

全

忠獻再傳恭敬天嗣天以粹溫晚蘭臭味寡於言笑謹於
操履動闕源委肯此王奮志入大尹幕見于初試如泰山雲
觸石而起謂終作霖膚止而止獨記忘雲巽挹玉峙載色
載笑接山林士感念疇昔一屈伸臂軒車東來窻交桑梓
何以薦悅持芳沼壯英風凜然何終何始

132X
162
1

禪儀外文集終



